

冰雪情缘

□邱小平

虎年新春,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北京冬奥会了,惊艳全球的开幕式、“凌”的突破的谷爱凌、频频冲金的各路天团……坐在电视机前,我心潮澎湃,不由得想起了我与冰雪的缘分。

我与冰雪有缘,源于我当兵到东北戍边。在南方长大的我,大学毕业那年报名参军,来到东北边陲戍边。我驻守的地方是中俄界江乌苏里江边的一个小村,那里的冬天能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一过10月,大江大河全部封冻,我们守卫的界江乌苏里江全部被冰雪覆盖,滔滔大江成了溜冰场,驻地也顺势开发冰雪旅游项目,在界江上建了冰滑梯、溜冰场、冰雕园,吸引很多群众和外地游客,游乐场上的游客络绎不绝。每天,我们在界江巡逻,防止在界江游玩的群众误越边界。看着大家在冰雪上运动,心里十分高兴。

我与冰雪有缘,源于我曾因冰雪迎来爱情。在戍边的日子里,我用相机拍摄了许多冰雪边关的照片和视频,发给远在老家的女朋友看,她也被这冰雪的世界迷住了,不顾三千公里

的距离,来到边关陪我戍边,在她的支持下,我在边关努力工作,调入了机关。直到退役了,我们还在说这段冰雪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我与冰雪有缘,源于我曾为冬奥加油呐喊。在部队时,我们单位有一名残疾军人叫刘春雨,2007年,他被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中心竞赛部邀请,组建我国第一支轮椅冰壶队。刘春雨由于身体素质好,有号召力,被选为首任队长。那几年,我作为联络员,一直在单位与刘春雨之间充当桥梁,也有幸见证了中国轮椅冰壶队从排名垫底到打入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前三名的历史性蜕变。即使2011年刘春雨退出中国轮椅冰壶队之后,我也一直关注着冰壶运动,尤其是2018年冬残奥会上,中国轮椅冰壶队夺冠,创造了历史,那时,我在电视机前热烈欢呼,为中国健儿加油。

现在,北京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每天看着直播为运动员加油,心情无比激动,这段冰雪奇缘妙不可言,而各种的机缘巧合,终究离不开一份向往与热爱。

重砌柴火灶

□海英

转眼到了公历年底,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着置办年货了。晚上,我吃过晚饭,打电话给农村老家的母亲,问她最近和老爸在家忙些什么,母亲在电话里笑了:“快过年了,还不是忙着过年怎么吃?”接着,她在电话里得意地告诉我,这些天,为了让我今年过年回家时能够吃好,父亲特地请了一个泥瓦匠,在厨房里重砌了一个柴火灶。

“柴火灶?”我有点心疼起来,他们俩竟然在家动这么大的工程。我要求母亲把电话给父亲,问清了砌灶的事后,开始抱怨他们:这么冷的天,可不要忙坏了身体。

父亲在电话里“呵呵”地笑着连声说:“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回家吃得开心,就值!”

“家里不是有现成的煤气灶吗?你干吗要吃那个苦,还要砌柴火灶?”我问父亲。

“上次你回家时不是说,煤气灶做的饭菜不香,如果改用柴火灶,用柴草烧饭烧菜,味道肯定不一样吗?”父亲在电话那头嗔怪。

柴火灶烧饭烧菜,确实很香。回想我小时候家里用的土锅,母亲在锅上做饭做菜,我则守在土锅下面往灶膛里添柴添草,那种方式烧出的饭菜,至今让我回味无穷。再后来,家家户户用上了煤气,很多人家都把家里的柴火灶给拆了。至此,我回家,再也吃不到那土锅烧出的饭菜了。

我真说过要用柴火灶烧饭烧菜了吗?可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也许说过,可顺口发的一句感慨,却让父母放在了心上。

当父亲把电话再交给母亲时,只听见母亲在电话里说:“家里养了好多鸡、鸭,不是饲料喂的,都是散养的,你过年回家,我用柴火灶烧鸡烧鸭给你

吃,还可以做锅巴,做出来的饭菜保证香喷喷的!”

母亲在与我通话时,明显加强了语气。我知道她是想用柴火灶的菜来诱惑我,让我回家的心情更加迫切。我是很想经常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农村老家去,可是眼下这个情况,我还不一定能走得掉。就在我犹豫不定时,母亲在电话里又絮絮叨叨说开了,什么家里除了养了鸡和鸭,菜园子里长了好多新鲜蔬菜,院子里的柿子树今年又结满了,屋后山坡上山芋和玉米,今年又是大丰收等等。接着母亲又说,这新添的柴火灶,除了做饭做菜香外,用来蒸玉米和山芋,味道也是一样的好!

“你们已经用柴火灶做饭菜了?”我问母亲。

“当然了,砌个柴火灶,我们也想尝尝它煮的饭啊。现在我们没急事不用煤气灶,我和你爸优先考虑用柴火灶做饭做菜。等你过年回家,保你吃了以后不想走,特别是那个大锅里的锅巴,配上一点油,可香了。”我拿手机的手都感觉到手机有点发烫了,母亲还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被父母逗笑了。煤气灶用起来肯定方便得多,父母费时费力辛辛苦苦添个柴火灶,肯定是因为无意中发现我喜欢吃柴火灶烧的菜。他们是想以此来拴住我的胃,最好能像母亲那样想的,吃了以后不想走,让我多回家陪陪他们老人家,他们才高兴。

因为工作关系,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家看父母了,上次回家还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想到父母在家养鸡、种菜、砌灶,想到父母等我回家的心情和柴火灶的菜对我的诱惑,我在心里默默祈祷今年可以平安早点回家过年,吃上妈妈用柴火灶做的饭。

我不禁咽了一下口水,回家的心也跟着摇荡起来。

姐姐初八去打工

□钱永广

年过完了,姐姐正月初八后照例又和姐夫一道,远行异乡去打工了。春节假日的最后一天,母亲让我将姐姐接到家里,全家人一起团聚一下,算作是为去异乡打工的姐姐送行。

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她坚持不让我帮姐姐帮忙。当母亲将烧好的菜端上桌后,我们发现母亲做的菜不是忘记放盐,就是咸得不能进嘴。我问母亲,你以前做菜总咸淡相宜,今天怎么出错了呢?母亲听后,自嘲地说:“你看,人老了,就是不中用。”

母亲在搪塞。我想我知道母亲的心的。她是舍不得姐姐又要去打工,她是舍不得姐姐吃那么多的苦!看姐姐面容苍老,近来母亲总是心神不宁。

姐姐长我两岁。小时候,因为我家特别穷,而父亲又有点重男轻女,男孩子的书是必须要读的,而家里,也必须要有去干地里的活。同时因为筹学费困难,我上学后,小学四年级的姐姐就回家放牛帮助父母种地了。记得姐姐非常聪明,成绩总是全班第一。我始终相信,凭姐姐的聪慧,只要给她机会读书,她一定会超过我,一定会像我一样,靠读书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后来,姐姐嫁给了姐夫——一个普通的农村瓦工,常年追随建筑队走南闯北。从此姐姐就和姐夫一道,成了四处漂泊的打工之人。打工的活很苦,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从一个工地赶往另一个工地,周而复始地劳作。这几年,姐姐双手已不成样子,常年坐在办公室里的我常常不愿将手伸给母亲看,怕母亲从我的手上和脸上会想到姐姐的苦,因为我知道,今天姐姐的苦与我有关,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穷,如果不是因为我是男孩,姐姐一定还会有书可读,她今天也一定不会为了生计而四处打工成为漂泊之人。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母亲大多希望儿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姐姐的打工之路、漂泊之苦,是直指母亲心灵深处的痛。多年来母亲虽然没有明说,但从母亲看到姐姐异样的眼神里,我明显感到了母亲对姐姐的歉意。现在坐在开着空调的温暖的房间里时,想起我和姐姐生活的对照,我感慨对于一个农村贫困的孩子来说,改变命运有时就是靠那一点学费。

为了生活,姐姐又要去到外地打工,母亲的思维也时不时颠三倒四。我想,她的心也跟着姐姐一道去异乡了。但愿,我们的牵挂,对姐姐是一种慰藉。

汤圆情结

□文敏

记忆中,我小时候老盼望元宵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汤圆。

没有迁居时在老家过元宵节,年节附近到处有汤圆可以买,熟的,应有尽有。婚后到了现在所在的城市,我们俩每天早出晚归,也没有机会去买,以致我常常思念汤圆,动不动就想起在家乡吃汤圆的情景。

接近过年的时候,气温逐渐降低。那天很冷,我没来得及添衣服,晚上8点多钟才下班而且之前又没顾得上吃饭,肚子里空空的,又冷又饿,更感凄凉。

公交车上,我时不时地搓搓手,又将手凑到嘴边哈一哈;或者裹一裹西服,让身上的寒意尽量减少一些;还不忘紧紧腰带,幻想缓解一下饿意。

此时,我是多么渴望快点到家,渴望进门后拥遍全身的那股暖意,渴望老婆端上来的那几碗热乎乎的饭菜。可是,单位离家较远,路上需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我觉得每一分钟都过得那么煎熬。

离家不是很远了,我心里似乎已经冒出一股暖意。突然,我接到老婆的电话,她说有事要出门,不知多长时间能够回来。当时,我们买的房子还没有交付,以老婆单位的宿舍为家。我心里的那股暖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恢复到了先前那种冰凉冰凉的状态。

透过车窗玻璃,我一眼看到路边一个小吃馆的门楣上有一块大牌子写着十几种食品名,好像有汤圆!我的口水似乎快要流出来了。

公交车到了前面一站,我马上下车,匆匆往回走。在家门口等老婆回来,还不如坐在馆子里吃一碗汤圆,既能暖身,又能充饥、解馋,还能坐在那儿等老婆回来,一石四鸟!我边走边想象着汤圆甜滋滋的味道,特别想到那热乎乎的汤水突然喝进嘴里的那种感觉,顿时全身又似乎涌起了一股暖意。

走到那家小吃馆门口再看那块牌子,我一下失望到了极点。原来,刚才坐在公交车上匆匆而过看走了眼,上面写的并不是“汤圆”,而是“汤包”。

我不愿再坐公交车了,自我安慰也许走动走动就不冷了,反正只剩下两三站的路程。我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家门口。也许今天经历的失望太多太重,要给我一点补偿吧,没多大会儿,老婆回来了。她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塑料袋,一边递给我一边高兴地说:“我刚才经过菜场,遇到有汤圆卖,想起来你是最喜欢吃汤圆的,就买了。这就煮给你吃!你看我买了好多,可以一直吃到元宵节。”

这回,我是真的感觉到了一股暖意拥遍全身,从头暖到了脚。